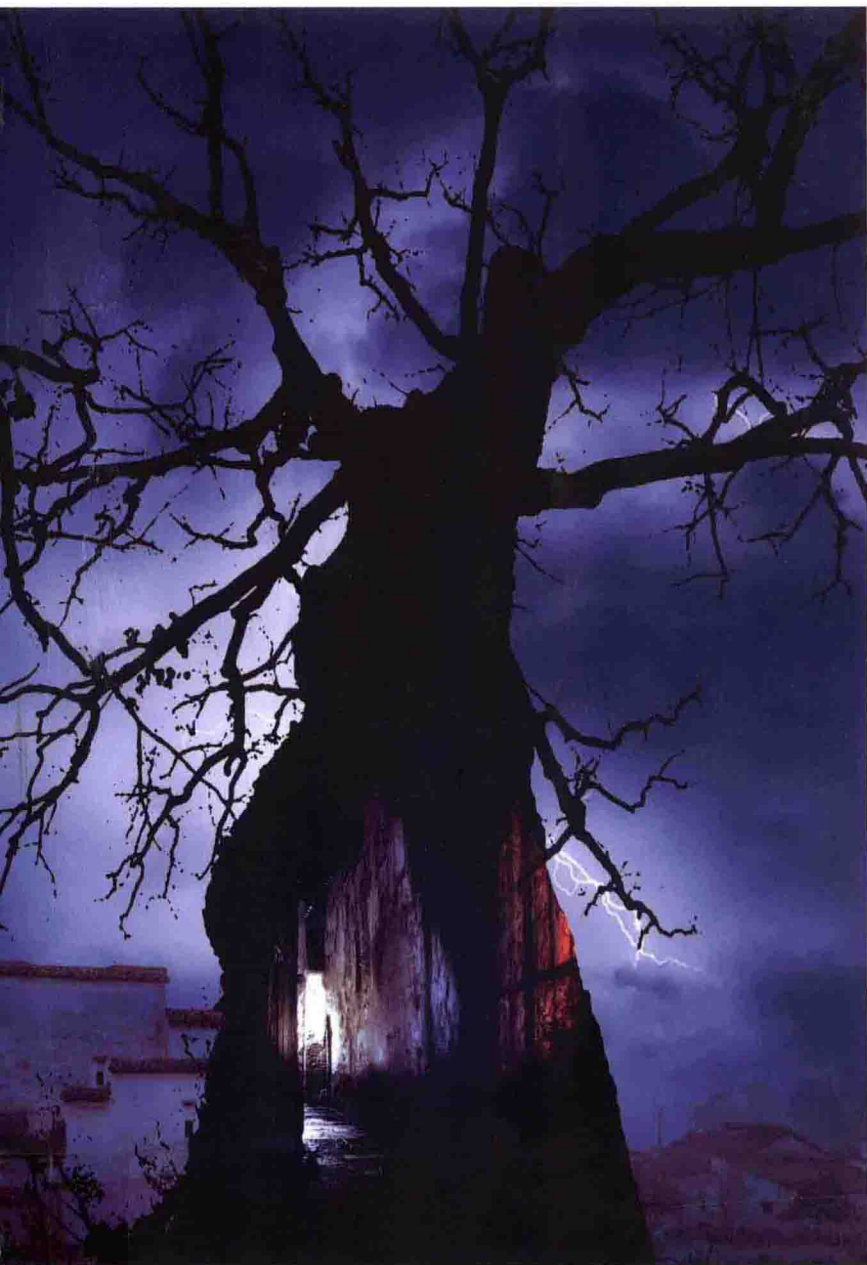


XIANG CUN WEI QING

乡村危情

兰水峰◎著



◆ 漓江出版社

兰水峰◎著

乡村危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危情 / 兰水峰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07-6364-0

I . ①乡… II . ①兰…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4719 号

乡村危情

作 者 兰水峰
责任编辑 秦 灵 符 浩
美术编辑 林晓鸿
责任监印 杨 东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长鸣印刷装订厂
开 本 170 × 230 1 / 16
印 张 13
字 数 152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364-0
定 价 25.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侦探、悬疑文学创作需要深化和拓展

——兰水峰长篇小说《乡村危情》序

张利群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当下文学不景气现象早已是众所周知之事，所谓文学“滑坡”、“疲软”、“衰落”、“边缘化”的抱怨声和感叹声不绝于耳。究其原因，尽管都可以怪罪到大环境变迁及人文精神困境而一推了之，但也不能不反思文学自身存在的问题，文学不争气似乎与文学不景气也有某些撇不开的干系。因此，文学发展和繁荣更需要作家以及作者的不懈努力，创作需要主旋律也需要多样化，作品需要锦上添花，也需要雪里送炭。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谍战、侦探、悬疑等故事题材和文学类型在大众文学思潮中推波助澜，势头迅猛，不仅于文坛，而且在影视界都是风靡一时的文学“热门”和“焦点”所在。当然，在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的洪流中沙里淘金也并非易事，选择与发现就不仅仅是编辑与批评家的事，也应该是每一个读者的事了。

作为读者，我与该书作者素不相识，有朋友向我推荐该书，拿给我的是一摞厚厚的打印书稿，上面还留下许多红笔修改过的痕迹，由此可见作者的勤奋与认真。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从《乡村危情》书

名来看，大体可以归于侦探、破案、悬疑之类的文学类型。当然，所谓“危情”之意，似乎也可以归类于“三角恋爱”或“婚外恋”之类的情爱、性爱小说。但当我一口气读完这部小说后才弄明白，作者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了，侦破“危情”悬案，“危情”导致悬疑，故事涵盖了侦探、悬疑文学元素与情爱、性爱文学元素交织构成的小说情节内容。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一大众文学的定位及其市场定位应该是颇为准确和实在的。

故事从乡村发生的一桩普通命案开端，分头展开两条线索的故事叙述：一条线索是遵循侦探破案的逻辑，刑侦队长陈谷通过调查逐步展开死者的错综复杂的情爱故事，由此拓展到更为深广的社会环境背景和人际关系，以及形形色色的情爱、性爱所导致的“危情”及其成因上，揭露了社会文化转型期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的裂变与人性异化及其情爱、性爱的畸形乱象；另一条线索是遵循历史背景和回溯根源的逻辑，以回忆和倒叙的方式引入十多年前曾经发生在该地的一件十分蹊跷的强奸案，造成受害者外乡女人及其儿子陈金忍辱负重的生活窘境，以及陈金蓄谋已久的以“危情”方式进行极端报复的复仇故事。两条线索及其两个案件的交叉点就是当年强奸案受害者的两个儿子的相认，刑侦队长陈谷与命案嫌疑犯陈金竟然是亲兄弟。亲情介入案情，从而使亲情充满扑朔迷离的悬疑性，也使得案情充满法与情的矛盾冲突而加剧了侦破的悬疑性。

更为重要的是，故事悬疑还环环相扣，逐层剥笋，尽管最终发现真正的杀人凶手另有其人，造成命案与悲剧的罪魁祸首也还有那些制造和陷入“危情”的其他人，但也无法掩盖陈金为了复仇而犯下的罪行，及其心理扭曲而造成的人格分裂与人性堕落的悲剧。因此，陈谷与陈金在亲情之间所展开的正义与邪恶的角逐较量及其复杂深层人性的揭示构成了故事的基本线索与根本冲突。

基于此，我认为这部小说有些可读性，也有一些特点，使我在读后大致有三点感受。

一是讲了一个好故事。尽管从接受心理而言，侦探、悬疑之类的题材、故事、情节足以满足大众读者的心理需求与欲望表达，但面对千篇一律的故事情节，读者还是会大倒胃口的。因此，策划设置一个好故事关键在于另辟蹊径，能够给读者新鲜感与好奇感。将破案与“危情”嫁接，不失为一种能够让读者“吊胃口”的叙事方式，使故事既多了一些色彩，又有了一些张力和弹性。

二是努力讲好故事。这部作品既打破了侦探小说惯常的平铺直叙讲故事的方式，而是采取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的交叉叙述方式讲故事，起到了一波三折、时空交错的叙述效果；又能够打破就故事讲故事的方式，而是通过案情展开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及其树杈般衍生出来的故事链，带出了一个个乡村“危情”故事，在其因果关系中丰富和扩展了故事内涵与外延。

三是针对主要人物进行形象塑造与性格刻画。该书将刑警队长陈谷的性格放置在亲情的复杂心理矛盾中和情与法冲突中进行塑造，使其性格合情合理，更具人性特点；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更为丰富与丰满；人格魅力多姿多彩，更近人情与亲和力。这与一般侦探小说、悬疑小说见事不见人的叙述惯性有所不同，也与一般的现代小说以人物形象塑造与性格刻画为中心、故事情节则云里雾里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所谓“纯文学”有所不同。从接受角度而论，读者更需要的是故事与人物的统一，故事叙述与形象塑造的结合。

这些读后感也许是我个人的感受，但不可否认的是兰水峰的这部小说还是有其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的。当然，也还有不少像兰水峰那样的文学爱好者及其文学青年并未放弃文学家园，他们在努力耕耘，尽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由此可见，将当下文坛现状概括为不景气也并不尽然，多元文化影响下文学转型及其文学多样化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实存在。那些依托市场经济、电子媒介、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等兴起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数字文学、动漫文学等文学新形态正风生水起，方兴未艾；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不

仅仅是少数文学家圈子里的事了，更多喜好文学、追逐文学梦的平民百姓理直气壮地进入文学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生态环境及其文学活动格局。对于文学发展及其当代文坛来说，争论或质疑固然可以继续存在，但给予或锦上添花也是理所当然，或许大众文学与文学大众化能够更为接近和真正体现人民文学的精神和实质。

当然，我也并不隐晦该小说存在的某些不足与问题，即便在以上所说的三方面特点中也显而易见。如叙事枝杈繁多，头绪较为杂乱；故事结构不太严谨，事理逻辑不够严密；叙述还可以更为流畅一些，语言文字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打磨。但毕竟作者是初涉文坛的农村青年，在劳作之余能够长期坚持文学创作，其持之以恒的写作精神和孜孜不倦的文学追求愿望的确值得鼓励与肯定。相信他能够在此基础上精雕细琢，更上一层楼，更相信他能够在希望的田野上努力耕耘，在文学园地里开辟出新的天地。

是为序。

2012年9月24日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3
第六章	58
第七章	76
第八章	94
第九章	103
第十章	109
第十一章	141
第十二章	189

第一章

陈谷赶到局里的时候，刑侦队的车子已经启动，闪烁着红光的警灯在车顶无声地旋转着，连最外行的人看了，也会顿然领悟——是有新的任务了。

警情就是命令，容不得你拖泥带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最完善的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陈谷意识到自己来晚了一步，好在队里的几员干将都已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

副队长升看到陈谷走进警局的大门，便扬声说道：

“出发吧。”

警车鱼贯驶出公安局的大门，在街上向左转了个弯，上了公路，便朝事发地滕树村方疾驰而去。

陈谷坐在平稳飞速的警车里，似在闭目养神，其实他的思路还沉浸在刚才与鱼贩子讨价还价的情形中。

这是他第一次到菜市场买东西，为了买到新鲜的河鱼，天还没有亮透，他就赶到了菜市，当时看到鱼摊子特别多，就先买一些青菜、肉类和其他必不可少的作料等。到买鱼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

“喂，老板，鱼怎么卖？”

卖鱼的头也不抬，斜眼狡黠地瞄着陈谷手里拎着的大包大包的東西。

“一口价，4元一斤。”

“别的摊才2元5角一斤。”

“那是放养鱼。”



“人家野生的3元1斤。”

“那是沙河鱼，没嚼头，我是在间歇河里打的鱼，正宗的泥底河鱼，无论你煮、煎，还是炖来吃，一样的清香扑鼻，鲜嫩爽甜可口。”

一听说是间歇河鱼，陈谷的脚步就不想挪开了，倒不是他贪恋间歇河鱼的鲜美，而是间歇河鱼与他母亲有过一段渊源。据说她最初流落到滕树村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收留她的那家人没什么余钱给她看病，就三天两头地到村前那条冬秋干枯、春夏涨水的小河里摸鱼抓蟹煮给她吃，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药补不如食补呢。

陈谷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值班警察打来的，他大致弄清情况以后，就给昨天回家的哥哥陈金打电话想叫他把买得的东西先拿回家，可是他的手机老是无法接通，无奈之下就拜托贩鱼的帮他找一个人或是稍后有时间务必帮他送到家里去，路费他出，给鱼贩子写地址的时候强调说愿意多买几斤鱼，前提是要鲜活，送到家里自然会有人给他结账，不等鱼贩子是否愿意，丢下东西便走了。

今天，是陈谷一家三口重逢团聚周年纪念日，自己天不亮就高高兴兴地去做聚餐前的采购工作，不料半途接到任务，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家人。不过，陈谷转念一想——时间长着呢，慢慢他们会理解的。这样陈谷就感到轻松了许多，如果说他为找到往后有所弥补的机会感到轻松，不如说他至少可以依靠类似的解释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感觉轻松；确切地说是他完全摆脱了自己无形中形成的一种赎情般的歉疚感，终于可以心无杂念地把心思放在自己热爱的职业上而感到轻松——这就是大虎山县刑侦队年轻的大队长陈谷此刻的想法。此时此刻他必须把自己脑中之前形成的案情推理条分缕析，之后才可更有效地进入下一步骤的实际工作，仿佛银行职员上下班交接，须按程序把

各自经手的账目和现金弄清一般，免得出现错漏。

陈谷性格冷静、自然，遇事不惊，沉着稳重，加之才思敏捷，在大虎山县公安系统是个响当当的破案能手。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警车一路鸣着警笛，风驰电掣向案发现场飞奔而去，会与自己的家人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待最后迷雾层层剥开——竟然是叫人难以启齿的爱恨情仇。

二

现在，警车正从省道拐进乡村公路，道路显得窄小了许多，车子也开始减速。九月的乡村，早起赶集的人很少。公路两旁时隐时现的村落，已被升起的炊烟笼罩上一层灰白的雾霾，久久不肯散去，使人看了有种憋闷的感觉。村前不远的小河边上，依稀可以看到几个勤劳的妇女在捶洗着衣物。突然一声狗吠，对面村里的狗吠，稍后附近村里的狗吠，仿佛都已预知了危险似的相互应和着，如此相距不远的三五个自然村落，在青山的环抱之中，此起彼落的狗吠在久久地回响着。

杨家的堂屋里，一家之主杨柳石无助地向人们解说着，希望能够得到人们的谅解。他的独生女儿杨幼梅木然地看着门口，好像刚刚发生的一切与她无关，杨家的几个亲戚，看看这父女二人，又看看左边的厢房，摇摇头相视无言，只是把父女二人围在屋里。

死者的几十个家属围住了杨家的门前、后窗，手里拿着家什、农具等器物纷纷扬言要冲进杨柳石家。

滕树村的大部分村民拥在较远处，惊恐万状地窥视着杨家门



前发生的一切，但是又不敢上前劝解，你推我搡地窃窃私语着。

几个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吃力地阻拦和劝解着这群因失去亲人而狂怒了的人们。

两辆警车疾驰而来，停在杨家大院前，陈谷、张升、丽萍、陆娟、李青、韦勇等人相继从车里钻了出来，直奔杨家。

还没等陈谷一千人走近，围在杨家门前聚众闹事的人群不约而同让出一条道来，仿佛迎接贵宾似的在杨家门口两边站立着。但就眼下的情境而言，再看看他们手里握着的家伙，类似夹道“欢迎”的架势难免令人生疑。当然，这是值得注意的。

“乡亲们，都回去吧，该干吗干吗去。现在是警察办案，不要妨碍我们，请相信我们会给你们一个最公正的交代。”

先期而来保护现场的当地派出所所长，只身从杨家的堂屋走出来，同样的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了，狂怒的人们就是听不进去，非要闹出个结果来。现在情势突变，是陈谷一行从容的态度慑住了他们，抑或自觉理亏，认为由警察来查办较比自家人纯粹是为着报复的动机更能为枉死的亲人洗清冤情，所长不得而知，幸运的是人们开始四散了。

他向刑侦队长作了简单的汇报之后，指着左边厢房里的床上。

“您看，在那儿。”

陈谷、张升一行人向厢房走去，只见左厢房靠窗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已经死去的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子，她的两眼仿佛绝望地瞪着天花板，双手弯至胸前像要抓扯什么。从极度抽搐的面部表情来看，她死时很可能感到非常震惊或痛苦。一肩漆黑的长发覆盖了半个枕头，上身穿着的雪白的涤纶衬衫解开了一个纽扣，里套粉红胸衣裸着一对高耸的乳房隐约可见，全身挺直地躺着，盖在身上的毛毯已经扯至腹部。望着已经僵硬了的尸体，陈谷脱口

而出：

“几时发现的？”

派出所所长一直跟在张升左右，还在讲述着刚才保护现场时候的险情。听到陈谷问话，又走到陈谷队长的身边，小声地说：

“不清楚，我们五点多钟接到报案，马上就向上面汇报了，六点零五分我们赶到现场。刚才您也看到了，我们力排众议，奋力保护现场，总算没有一个人能够……”

“得了，得了，你去把这家里所有的人都找来。”陈谷没让所长把话说下去。

“喔，好！都在，都在。这家人就他们父女两个。”

“就两个人？”

“是，就两个人。”

“需要的时候就让他们进来。”

丽萍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拍下了死者的现场照片。刑警们开始有条不紊展开现场侦破工作，他们甚至不放过飞过头顶的一只苍蝇。陈谷伸手合上了死者的眼睛，可是手一离开，刚给合上的眼皮又慢慢地张开，僵硬的尸体已经具备了反弹的张力。陈谷的心里一紧，不由地暗自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待要再次给死者合上眼皮的时候，下意识地先看了看死者的双手，不是有什么发现，纯为比较而言，十指纤细灰白微微向掌心弯曲，似在抓扯什么，又什么都没有抓到，现在已经无力地仿佛摆设一般地搁在腹部上。陈谷有意要把死者摆放得更平整一些，就伸手把死者的双手拿下来，突然看到死者右手的食指甲缝里有一丁点儿的血迹，由于血迹太少，无法提取血样，就拿起剪刀把死者渗了血迹的指甲小心地剪了下来。

紧接着，丽萍又在死者的衬衣处发现那一颗已经解开的纽扣



下面，有一根银灰色的头发丝儿。这根头发丝儿不像是随随便便掉在衣物上，也不是通常被挂住之后从别个的头上扯下来一般，而是颇多费解地竟然绕了数圈之后，最后终于敌不过钉纽扣的粗壮脚线而绷断了。很难想象死者当时跟凶手有过怎样的接触，怎样的搏斗。就场面而言，凶手似乎已经做过有意的安排。

陈谷他们希望从这颗纽扣上找到指纹，但是没有，继而转向床下一双做工十分考究的黑色女式高跟皮凉鞋，因其摆放十分齐整令人生疑，也没有别的发现。仿佛一切都经过精心策划，除了死者身上找到的一点血迹和一根灰白色的头发丝之外，所有应该留下线索的地方一点儿也查找不到可疑处，门窗没有被撬的痕迹和指印，地板也好像已经处理过，唯一留下的是这间卧室女主人杨幼梅的脚印。

“搬移尸体吧，”张升向陈谷建议说，“请法医验尸之后再冷藏。”

“好。”

尸体被抬走之后，陈谷再次仔细地查看了现场。十几平方米的卧室里，一张大床占去了四分之一，床上挂着的雪白的尼龙蚊帐一尘不染，靠窗一张半旧的书桌上堆着一摞小学生的作业本，几本教材书和两本《小说月报》。窗边墙上挂着一小块附着托盘的长方形镜子，托盘上放有一把梳子和一些发卡、橡皮筋。明亮的镜子里可以看到对面二米左右高的隔墙和衣柜那油漆剥落的一角。原先搭在椅背上的死者生前穿的米黄色风衣已被拿走，那是一件新颖时尚的外衣，是时下一般女孩子望尘莫及的奢侈品。这样一个追求时尚的女孩跟一个生活极其俭朴的青年教师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隐情呢？陈谷点燃一根香烟，神情凝重地思索着……

杨幼梅被所长带进厢房的时候，似乎已经恢复了常态，早上那茫然无神的眼睛已经注进了青春特有的气息，娇弱而显飘逸的体态虽然有几分憔悴，但一张灵秀的脸庞衬着一头乌黑的短发显得愈加清纯和无邪。难道这样的女孩也会是杀人嫌犯？

所长告诉陈谷她就是这间卧室的女主人杨幼梅。

“是你报的案吧。”陈谷盯着她问。

“不，是我父亲报的。”

“这么说，是你父亲最先发现死者了。”

“不，不是。”杨幼梅极力否认，“是我早上醒来发现的，当时我吓坏了，惊动了我父亲。”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是的。”

“那么，昨晚死者一直都跟你睡在这张床上。”

“是的。”

“你夜里有没有离开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过吗？”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你发现她死了，是什么时候？”

“早上醒来五点钟左右。”

“夜里没什么动静？”

“没有。”

“你说你惊动了你父亲，当时他还没有起床吗？”

“是的。”



“通常老年人睡眠的时间相对年轻人的少，你不觉得你是在搪塞我们吗？”

“没有。”

“你就知道说没有。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朋友，昨夜突然死在你的家里，你说这事有还是没有？”

杨幼梅慢慢地抬起头来，默默地看了讯问她的警察一眼，随后又低下头来。

“有。”

“对这事你有什么解释吗？”

“我没有什么要解释，认命吧。”杨幼梅平静地说。

“这么说，你承认自己与本命案有关，是案情的知情者？”张升副队长说道。

“不。”杨幼梅突然浑身一颤，变得很激动，“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过，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覃风明已经死了。”说着说着她开始哭泣起来。任陈谷、张升再怎么讯问她只是一个劲地摇头，说不知道，说醒来就看见她死了。反反复复就这么几句话，哭声也越来越大。陈谷跟张升交换了一下意见，虽然觉得她知道的和她说出的很可能完全是两码事，她既想把罪过包揽，又害怕承担责任，这是一个矛盾的身体，但是她守口如瓶，而且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决定暂时中断讯问。

接着就传讯杨柳石，即本命案案发现场的房屋主人。他的出现真是令在场的几位警官开了眼，像他这样六十多岁年纪的老人，不是满头的华发，就是几乎谢顶了，他却与众不同，头顶正中央早已没有一根头发了，周边却固执地长着一圈乌黑的长发，头发之长，足以盖住两边的耳朵，一双眼虽小，但敏感得像受惊的小老鼠——骨碌碌地乱转。他不是提防周围的环境对自己是否有利，

而是准备寻找随时反咬的机会。这就是他给警察的印象。

“你昨夜在家吗？”张升开始讯问。

“在家。”

“你女儿也在家吗？”张升有意把“也”字拖长，加重分量。

“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我……我没有杀人，我女儿也没有杀人，我们是无辜的。”杨柳石知道辩解无助，语重心虚。

“那么，有谁能够证明你没有杀人，证明你女儿没有杀人呢？”

“……”

“昨晚覃凤明几点钟到你家里？”

“我……我不知道。”杨柳石语气变轻。

“你说谎！”张升突然追击，攻其不备。

“不，我没有说谎。昨天我……我在外面喝了酒，晚上十点左右才回家，我说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去查。”

“你在哪里喝酒，跟谁在一起？”

“在公路边一家米粉店里，就我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

“米粉店老板娘可以证明，就我一个人，在她店里我一直喝到十点左右才回家。”

“那老板娘叫什么名字，米粉店开在什么地方？”

“她叫韦利利，米粉店在……在……”杨柳石居然站起身来，伸手要指给发问的人看似的，忽然间才领悟到原来是在自己的家里，眼前坐着的不是普通的问路人，而是与他性命相关的刑警，慌乱之中他又重新坐了下来。

“在滕树村小学对面不远的公路边，那儿原来有个猪肉摊，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小菜市了。站在我家的大门外就可以看得到。”

张升、陈谷相视点头，叫韦勇、陆娟马上去核实杨柳石所说